

故宮檔案與清代臺灣史研究

— 宮中檔滿文奏摺的史料價值 —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莊吉發

我國歷代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有不同的民族語言和文字，滿文是滿族依照蒙古文字所創造的一種新文字。探討蒙古文字的由來，有助於瞭解滿文的起源。

據《元史》的記載，成吉思汗征伐乃蠻時，俘獲乃蠻太陽汗的掌印官塔塔統阿。成吉思汗見他為人忠誠，就派他繼續掌管印信。塔塔統阿是畏兀兒人，於是令塔塔統阿以畏兀兒文書寫蒙古語音（註1），這是蒙古族正式使用自己新文字的開始。這種文字是由二十一個字母組成，其中元音五個，輔音十六個（註2）。

後世出土的碑銘，有所謂《成吉思汗石碑文書》，是宋理宗寶慶元年（一二二五）成吉思汗次弟合撒兒之子也孫格所樹立的紀功碑，由上而下，從左至右，直行書寫，與老畏兀兒文的字體相似，後世遂稱這種畏兀兒體的蒙古文字為舊蒙文或老蒙文，其字母較容易書寫，使用簡便，流傳較久。

元世祖忽必烈汗爲了翻譯梵文和藏文佛經的方便，命國師八思巴喇嘛創造蒙古新字。八思巴喇嘛將梵文和藏文融合的天然體字母改成四方形的音標，共有四十一個字母，稱爲蒙古新字，於元世祖至元六年（一二六七），正式頒佈使用。蒙古新字讀音雖較舊蒙文正確得多，但是過於繁雜，不容易書寫，流傳不廣，它便隨著元朝的覆亡而消失。

元順帝至正八年（一三四八）所立莫高窟六字真言，以漢文、西夏文、梵文、藏文、蒙古新字及老蒙文等六體文字書寫。碑文居中右側爲漢文，作「唵嘛呢叭咪吽」；居左側左起一行就是畏兀兒體由上而下直行書寫的老蒙文，滿文的創造，就是由畏兀兒體老蒙文脫胎而來。

在蒙古統治時期，女真人散居於松花江、混同江、圖們江等流域。在滿洲崛起以前，女真所使用的文字，除了漢文外，主要就是老蒙文。明神宗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爲了文書往來及記注政事的需要，即命巴克什額爾德尼、札爾固齊噶蓋，依照老蒙文創造了滿文，就是以老蒙文字母爲基礎，拼寫女真語音，聯綴成句。例如將蒙古字母的「」（a）下接「」（e），就成「」（ae），意思就是父親。將蒙古字母的「」（a）下接「」（e），就成「」（ae），意思就是母親（註3）。這種由畏兀兒體老蒙文脫胎而來的初期滿文，在字旁沒有加圈點，稱爲老滿文。但因其未置圈點，僅稍改變老蒙文的字母形體，不能充分表達女真語音，而且因蒙古和滿族的語音，彼此不同，所借用的老蒙文字母，不能充分表達滿族的語音，人名、地名，上下雷同，無從區別。清太宗天聰六年（一六三二）三月，皇太極命巴克什達海將老滿文在字旁加上

圈點，使音義分明，同時增添一些新字母，使滿文的語音、形體更臻完善，區別了原來容易混淆的語音。巴克什達海奉命改進的滿文，叫做加圈點的滿文，習稱新滿文。

滿文中有一些辭彙或片語的表達方式，與漢語不盡相同，例如漢語中的「膽大」，滿文讀如「[fahūn amba]」，意思是「肝大」；腳底下的硬粒，漢語叫做「雞眼」，滿文讀如「[nimaha yasa]」，意思是「魚目」；呼鹿是女真人的絕技，用樺皮作號角，學母鹿叫聲，吹出呦呦的求偶聲音，公鹿既集而射之，稱為呼鹿，又叫做哨鹿，就是以哨聲倣效鹿鳴以引來雄鹿的一種獵法，滿文讀如「[muran]」，漢文音譯作「木蘭」，秋獵木蘭一詞，就是由滿文的哨鹿（muran）而來的，使用日廣後，凡是哨鹿的哨子，哨鹿時的行圍，熱河的圍場，都叫做木蘭。自清初以來，由於滿漢同化的結果，在日常生活中，有不少的滿語辭彙，久已成為漢人所習用的語言。例如點心類的「沙其瑪」，就是出自滿文的「[sacina]」。這原來是滿族用胡麻、麵粉和砂糖做成的糖纏。其動詞原形是「[sacimbi]」，意思是「砍」，沙其瑪（sacina）就是因使用刀砍切成塊狀而得名的甜點。

清代通行的新滿文，共有十二字頭，每個字頭，約有一百餘字，分為正楷與行書兩種。滿文就是一種拼音文字，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直行書寫，字形整齊，是一種優美俊秀的邊疆文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清史館所修《國語志》稿本，其卷首有奎善撰〈滿文源流〉一文。原文指出，「文字所以代結繩，無論何國文字，其糾結屈曲，無不含有結繩遺意。然體制不一，則又以地勢而殊。歐洲多水，故英、法諸國文字橫行，如風浪，如水紋。滿洲故里多山林，故文字矗

立高聳，如古樹，如孤峯。蓋造文字，本乎人心，人心之靈，實根於天地自然之理，非偶然也。」（註4）滿文的創造，有其文化、地理環境，的確不是偶然的。

由於滿文的改進，書寫容易，拼音準確，使滿族開始有正確表達自己語言的新文字，滿文的創造及改進，更加促進了滿洲文化的發展。

滿洲入關以後，滿文一躍而成為清朝的國語，對外代表國家，對內比漢文的地位更為特殊。政府文書，例如詔書、諭旨、國書及文武大員的本章奏摺，多有滿文本，有的是滿漢合璧。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宮中檔》硃批奏摺，除漢文本外，還有滿文本，其中康熙朝約八百餘件，雍正朝約八百餘件，乾隆朝約七十餘件，道光朝約一百餘件，咸豐朝約四百餘件，同治、光緒、宣統三朝約四百餘件，此外還有滿漢合璧奏摺。滿漢文奏摺不僅是康熙年間以上的上行文書，而且也是君主廣諮博採的重要工具，臣工凡有聞見，無論公私事件，俱應據實奏聞，以便君主集思廣益，作為施政的參考。滿漢文奏摺，除部分廷臣的原摺外，主要是來自直省外任文武大員，所以硃批奏摺對地方事務報導頗詳，含有極為豐富且價值甚高的地方史料。其中閩浙地方大吏如福建巡撫、閩浙總督覺羅滿保等員的滿文奏摺，含有頗多的臺灣史料，舉凡雨水、收成、糧價、吏治、物產、民變、原住民等，都在摺奏之列，為研究清代臺灣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貴史料，可補漢文奏摺的不足，可舉例說明。

奏報各府收成糧價，是地方督撫的例行公事，不得延遲奏報，否則必受嚴旨痛斥。滿文摺所報分數及米價，可與漢文摺互相比較。例如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十月初六日

，福建巡撫覺羅滿保繕寫滿文奏摺，奏報福建各府收成及糧價，其中泉州、漳州等府，收成八分，臺灣收成九分。米價方面，福州府每石一兩一錢，泉州、漳州等地一兩，延平、建寧、臺灣等地，每石皆「*uyun jira*」，即九錢（註5）。因現存康熙朝《宮中檔》並無奏報臺灣米價的漢文摺，所以滿文摺可以補充漢文摺的缺漏。

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五月二十四日，福建巡撫覺羅滿保繕寫滿文奏摺，奏請出糶臺灣所貯陳糧。原摺指出臺灣地方每年所得地丁稻穀共十三萬餘石，除供給兵米外，每年仍餘七萬石，入倉存貯。因恐年久霉爛，臺灣各員屢次呈請糶賣。覺羅滿保也認為糧食不可不儲，但儲多年久，其陳糧亦不可不糶，萬一霉爛，關係錢糧甚大，因此奏請將臺灣儲糧內，照例存留二十萬石儲倉，以備三年兵米之需，其餘四十餘萬石俱行糶賣。惟官運不及商運，所以奏請准許福州、興化、泉州、漳州商人赴臺灣採購（註6）。滿文原摺對臺灣倉儲研究，提供了較精確的數據。

《宮中檔》內關於奏報臺灣農作物的滿文硃批奏摺，數量頗多。例如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四月二十六日，覺羅滿保進呈滿文奏摺，奏聞福建內地和臺灣試種西瓜情形。原摺指出福建內地福州、漳州、泉州等府，都是種植西瓜的地方，每年四月左右播種，六月左右成熟。但臺灣地方須俟九月、十月收割芝麻以後，方才播種西瓜，十二月間成熟（註7）。覺羅滿保被擢為閩浙總督後，繕摺奏聞地方事務的工作，仍未稍輟。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正月初九日，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進呈滿文摺奏報臺灣風災西瓜受損情形，茲將滿文原摺譯出漢文如下：

福建浙江總督奴才覺羅滿保謹奏，為奏聞事。五十四年聖主所賜西瓜種子，奴才於六月派人齎往臺灣，於八月種植。正值成長良好開花時節，於九月十五日遭遇大風，嫩軟瓜蔓折斷，花瓣凋落，損傷大半。奴才據報後，甚為惶恐，急速加派人員，共同查看，整理培植，較大者僅得四十餘個，續生者俱小，並未長大。今奴才查看所送到者，不勝惶恐，此皆奴才之罪，愈覺膽顫，敬謹查看挑選，齎呈聖主御覽，伏請聖明睿鑒寬免。又臺灣本地所產西瓜，雖因風稍微損傷，然因民人所種者甚多，仍獲得較大者，故檢視挑選較佳者一併敬呈聖覽。竊看臺灣地方，因盡是沙土，土質適宜種植西瓜，若無颶風，西瓜原有好收成，伏祈聖主施恩，將內廷現存西瓜種子再行賞賜，奴才派人敬謹種植。又詢問臺灣稻米，據稱於九月俱已結穗，原望有十分收成，惟因刮風當日挾帶雨水，以致稻穀俱因濕倒地，然而稻穗無甚傷害，收成仍舊有八、九分。因稻穀豐收如常，所以米價僅需八錢、九錢不等。刮風之日，臺灣、澎湖兩處，民船十餘艘損壞，營船全然無妨，為此一併敬謹奏聞。（硃批）知道了，西瓜事小，有何關係？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初九日（註8）。臺灣縣及南路觀音山等地，是康熙年間試種西瓜的產地，每年八月佈種，西瓜種子則由內廷發下。同年十二月內將成熟西瓜挑選數十個進呈御覽。原摺也奏報臺灣稻穀收成及米價。臺灣稻米產量較大，雖遇風災，米價仍然低廉，每石不過八、九錢。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正月二十一日，

覺羅滿保詢問來自臺灣的人員後，即進呈滿文摺，奏聞臺灣稻米收成及颱風災情。原摺大意說，臺灣縣、鳳山縣地方，稻米、砂糖、番薯等物，因去年八月間被風，收成稍薄，低窪地方，收成或有四、五分，附近諸羅縣地方，收成或有五、六分，因地而異，並不一致。詢問地方情形，據稱，重要賊犯俱被拏獲，地方太平。殷實之戶尚有舊穀，貧苦之人生計艱難者頗多，苦於繳納錢糧，荷蒙聖主天地洪恩，將六十年分錢糧數萬，稻穀數十萬概行寬免，被風倒塌房屋，每戶賞銀一兩，受傷民人，每人賞銀二兩，兵丁每名賞銀五兩，乏食者，散給倉糧，故臺灣民人老少俱獲重生，無不雀躍歡忭，感激聖恩，恭祝萬壽。查得臺灣、鳳山二縣地方，被風倒塌房屋計八千餘間，墻壓、溺水大小人口將近七百人，諸羅縣尚未查報。水師各營船隻共九十三艘，於當夜被風打壞，大半沉沒水中，兵丁淹歿者共二百三十二人。因臺灣地氣不和，進剿朱一貴之兵丁病死者，共八百餘人云云（註9）。

滿文摺內也含有臺灣原住民的檔案資料，例如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七月十八日，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進呈滿文摺，大意說，康熙五十六年四月間，覺羅滿保巡察浙江途中，曾派千總李延（li yan）前往臺灣尋覓善跑馬達（mas da）番子。七月，千總李延從臺灣挑選帶來馬達番子十名。據稱，這些人俱係臺灣、諸羅縣所屬北路熟番，那裡的番子們俱自幼即習跑，以快速且耐遠為尚。試看時，以焦力烈（jiyoo li liyei）等七名番子善跑。他們說：「臺灣地方，盡是沙地，他們一日可跑二百里，來至內地後，看來多為石

路，未必能跑二百里云云。」看來這些番子甚是膽小畏怯，沈默寡言，他們也想要出力，所以留下此七名番子，其餘三名番子因有病的樣子，所以賞給銀布，派人送回。所留七名番子，亦各賞給銀布米，由前往之人交到他們家裡。再檢視番子們所用弓箭標槍，俱以竹子隨意捏造，極為粗陋無力。試看其狗，雖然跑得不快，但是咬物有力，所以挑選狗四隻，與番子七名，一併交付千總李延帶往京師，進呈御覽。原摺奉滿文硃批：「試試看」（註10）。在覺羅滿保滿文摺內含有漢字進單，原單內開列進貢臺灣動植物名目件數，包括：「番茉莉拾陸桶，牙蕉肆桶，刺竹伍桶，番棧秧肆桶，黃梨秧肆桶，番薯秧肆桶，番稻穗肆箱，暹羅鋪地直紋席捌領，五色鸚鵡壹架（會唱番歌），白斑鳩貳對，綠斑鳩壹對，番雞壹對，番鴨貳對，臺猴肆對，臺狗肆隻（試過能拿鹿）。」進單內黃梨，俗稱地波羅。臺狗四隻，康熙皇帝認為「不及京裡好狗」。福建督撫常將臺灣特產進貢給皇帝，雖然只是曝背獻芹，但也可以反映臺灣物產受到清朝君臣的重視。為了增進對滿文資料的了解，茲影印滿文摺一件如下，並轉寫羅馬拼音，然後譯出漢文。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هدانا لهذا
الذي كنا لنهتدي لاهله

عنده. انفسه رضى له ان يذهب، لكن جده المفضل في ربحا له وسفوس له كما انفسه له

[illegible]

المستعملين في هذا العمل

1870-71.

حضرت ابن عباس رضی اللہ عنہما

۱۰۰

المراد من هذا القول هو انهم لم يكتفوا بذلك بل انهم قد
تعدوا على ما كان عليه الحال من قبل.

والمراد من هذا القول هو انهم لم يكتفوا بذلك بل انهم قد
تعدوا على ما كان عليه الحال من قبل.

والمراد من هذا القول هو انهم لم يكتفوا بذلك بل انهم قد
تعدوا على ما كان عليه الحال من قبل.

والمراد من هذا القول هو انهم لم يكتفوا بذلك بل انهم قد
تعدوا على ما كان عليه الحال من قبل.

انفرد امره من غير استعانة احد به.

三

من مرقم

سید احمد علی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三

wesimburengge

奏

fugiyān jegiyāng ni dzungdu aha gioroi
 福建 浙江 的 總督 奴才 覺羅的
 mamboo i gingguleme wesimburengge,
 滿保 的 敬謹 所奏的
 gingguleme donjibume wesimbure jalin,
 敬謹 使聞 奏的 爲
 tai wan i bade tucire fan suwan, ere
 臺 灣 的 於地 出的 番 樣 此
 duin biyai tofohon deri urefi, te orin
 四 月的 十五 由 熟了 今 二十
 jakūn de benjime isinjifi, aha bi
 八 於 送來 到來了 奴才 我
 songjome tuwaci, ice fan suwan amtan
 揀選 看時 新 番 樣 味
 jancuhūn majige ju^vshun suwaliyame,
 甜 略 酸 混
 jeterē de kemuni icangga, damu goidame
 吃的 於 還是 美味 但 久
 sindaci o^oorakū, h^hbsu de gidaha,
 若放 不可 蜂蜜 於 淹了
 dabsun de gidahangge, goidame sindaci
 鹽 於 淹的 久 若放
 o^ooro gese, amtan icangga de isirakū,
 可 似 味 新的 於 不及
^vsurufi walgiyahangge, da amtan kemuni
 切條了 晒的 原 味 仍
 majige bi, ere udu hacin be aha bi,
 略 有 此 數 項 把 奴才 我
 gemu gingguleme sonjofi ajige tampin
 俱 敬謹 揀選了 小 壺
 de tebufi, gingguleme enduringge ejen
 於 裝了 敬謹 聖 主
 de tuwabume benebuhe, damu ice fan
 於 使看 使送了 但 新 番
 suwan goidame sindaci o^oorakū, isiname
 樣 久 若放 不可 到去
 mutere akū be sarakū, tuttu jafara
 能 不 把 不知 放 進的
 jedz de geleme ton be dosimbume
 摺子 於 怕 數 把 使入
 arahakū, isinaha be tuwame yooni
 未寫 到去了 把 看 全

gingguleme jafa seme, aha mini booi
敬謹 進 說 奴才 我的 家的

niyalma de afabuha, jai u i alin
人 於 交付了 再 武 彝 山

de tucire cai abdaha, fugiyan i
於 出的 茶 葉 福建 的

niyalma, gemu hada ninggude banjiha
人 俱 峰 於上 生了

abdaha be sain seme ere aniya ice baha
葉 把 好 說 今 年 新 得了

cai abdaha be aha bi sonjome tuwafi,
茶 葉 把 奴才 我 揀選 看了

tampin de tebufi, gingguleme suwaliyame
壺 於 裝了 敬謹 一併

enduringge ejen de tuwabume benebuhe,
聖 主 於 使看 使送了

ne fugiyan jegiyang de aga muke gemu
現 福建 浙江 於 雨 水 俱

acabuhabi, jeku mutuhangge sain, belei
調合了 穀 生長的 好 米

hūda nenehe songkoi, ba na de baita
價 先的 照樣 地 方 於 事

akū, erei jalin gingguleme donjibume
無 此的 爲 敬謹 聞

wesimbuhe. [fulgiyan fi] saha, fan
奏了 硃 筆 知道了 番

suwan be emgeri sahakū jaka ofi,
樣 把 既已 未知 物 因

tuwaki sehe bihe, tuwaci umesi baitakū
欲看 說了 來著 看時 很 無用

jaka, jai jai ume benjire. elhe taifin
物 再 再 勿 送來 康 熙

i susai jakūci aniya duin biyai orin
的 五十 第八 年 四 月的 二十

uyun.
九

奏

福建浙江總督奴才覺羅滿保謹奏，為奏聞事。臺灣地方所產番樣，由今年四月十五日起成熟，於今二十八日齎到。奴才親自檢視，新鮮番樣味甜，微帶酸，吃時還算美味，但不可久放。蜜浸與鹽浸者，似可久放，滋味不及新鮮者。切條曬乾者，尚微存原味。奴才將此數種俱敬謹檢視裝貯小瓶，敬呈聖主御覽。但新鮮番樣不可久放，不知能否齎達，故於進獻摺子內未敢填寫數目，視齎達數交家人敬謹呈獻。再武彝山所產茶葉，福建人俱謂巖頂新芽為佳，奴才將今年新獲茶葉檢視裝貯小瓶，一同敬呈御覽。現今福建、浙江雨水俱調勻，稻穀生長甚好，米價與先前相同，地方無事，謹此奏聞。（硃批「知道了，因番樣從來未見之物，故要看看，看來很是無用之物，再不必送來。康熙五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註11）。

引文中的番樣，就是芒果。新鮮芒果不能久放，從臺灣出發，送到北京，行程一月有餘，就變成無用之物了。

《宮中檔》滿文奏摺也含有朱一貴資料。朱一貴是福建漳州府長泰縣人，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在臺灣道衙門充當夜不收。所謂夜不收，就是軍營中的哨探，因其徹夜在外活動，所以稱為夜不收。朱一貴告退後，在大目丁地方種地度日。康熙五十九年（一七二〇），臺灣府知府王珍攝理鳳山縣事務後，令其次子前往鳳山縣收糧，每石折銀七錢二分，百姓含怨。又因海水泛漲，百姓合夥謝神唱戲，王珍

次子藉口百姓無故拜把結盟，拘禁四十餘人，將給錢的百姓釋放，不給錢的杖責四十板，勒派騷擾不已。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李勇與朱一貴等商議，以朱一貴既姓朱，聲稱為明朝後裔，號召黨夥起事。杭州織造孫文成風聞後，即繕寫滿文奏摺，原摺略謂「台灣所聚之賊，係漳州、泉州、潮州三府之人。在鳳山地方，有朱一貴者為首聚眾起兵。自今年二月起接連有地方人士首告此事，道員梁文煊即稟告總兵官歐陽凱派兵往查。據云無此信息，二官遂商議將出首之人杖責枷號，亦有被杖斃者。」（註12）原摺內容，有助於了解朱一貴起事的原因。

《清聖祖仁皇帝實錄》記載朱一貴起事經過，極為簡略。實錄原文內有「福建浙江總督覺羅滿保等摺奏，五月初六日，臺灣姦民朱一貴等聚眾倡亂，總兵官歐陽凱率兵往捕，為賊殺害」等語（註13）。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宮中檔》含有閩浙總督覺羅滿保奏聞朱一貴起事經過的滿文原摺，計十九幅，約二千字。原摺指出，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四月二十日，朱一貴在南路鳳山縣樹旗起事，到處行搶。四月二十二日，總兵官歐陽凱撥兵給遊擊周應龍。四月二十三日，朱一貴在二濫地方為官兵所敗，遁入山內。四月二十五日，朱一貴復出攻擊，周應龍領兵四百餘名，會同南路官兵在赤山地方，與朱一貴交戰時，因南路營為朱一貴所焚燒，官兵傷亡甚眾，守備馬定國自刎身故，參將苗景龍不知去向。總兵官歐陽凱率領官兵在臺灣府外五里地方紮營圍守，副將許雲領兵四百名，在南路口紮營。臺灣府地方因無城郭，甚為可虞。四月二十八日，總兵官歐陽凱行文總督覺羅滿保，請求派撥援兵。四月三十日，朱一貴率眾進攻臺灣府城，總兵

官歐陽凱、副將許雲合兵兩次，擊敗朱一貴。五月初一日，朱一貴復率眾攻擊官兵，雙方鏖戰，總兵官歐陽凱負傷陣亡。五月初六日，來自臺灣的商船抵達廈門，稟報朱一貴起事信息。五月初七日，覺羅滿保接獲總兵官歐陽凱求援文書。五月初八日，提督施世驃將朱一貴起事情形報告覺羅滿保。同日，覺羅滿保進呈滿文奏摺，並同將軍、巡撫等商議進剿事宜（註14）。查閱滿文奏摺原文可以知道朱一貴起事的日期是在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四月二十日，這是歷史事件日期。五月初六日是來自臺灣的商船抵達廈門的日期，清實錄將朱一貴起事日期改繫於五月初六日，或因不諳滿文所造成的嚴重疏失。

探討歷史事件，所依據的就是史料。檔案資料是第一手史料，有其客觀性，也是重建信史不可或缺的直接史料，發掘可信度較高的直接史料，使記載的歷史儘可能接近真實的歷史，就是重建臺灣信史的重要途徑。滿文的創造，不僅保存了東北亞的思想，同時也是清朝各種文書的通行文字。現存檔案，除了漢字檔以外，滿文檔案的數量，確實相當可觀。發掘滿文檔案，可以補充漢文檔案的缺漏，對研究清代臺灣歷史的發展，提供了可信度較高的珍貴史料。

【注 釋】

註1：《元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六年七月），列傳十一，頁六。

註2：李毓樹撰《蒙古族系》，《中華民國民族志》（臺北，國史館，民國八十四年三月），頁一三七。

註3：《東方學紀要》，第二期（日本，天理大學，一九六七年三月

），頁一七五。

註4：《國語志》（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清史館），卷一。

註5：《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輯（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六十六年六月），頁二六七。

註6：《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輯，頁三〇三。

註7：《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輯，頁二九七。

註8：《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輯，頁五〇四。

註9：《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輯，頁七八二。《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七月），頁一四九三，將諸羅縣（Ju lo hiyan）譯作「竹羅縣」。

註10：《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輯，頁六二九。

註11：《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輯，頁。滿文原摺內「tan suwan」，是番機之音譯，《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譯作「蕃酸」。

註12：《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輯，頁七七四。

註13：《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二九三，頁一，康熙六十年六月癸巳，據覺羅滿保奏。

註14：《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九輯，頁七六七。《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一四七三，將參將王萬化譯作「王萬華」；遊擊邊士偉譯作「邊世偉」；遊擊周應龍譯作「周英龍」；參將苗景龍譯作「苗精龍」；南路赤山譯作「遲山」。

作者簡介

莊吉發，民國二十五年五月生，臺灣苗栗人，原籍廣東陸豐。民國四十五年省立臺北師範，民國五十二年臺灣師範大學史學地系，民國五十八年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後進入故宮博物院服務。曾任編輯、副研究員。現任研究員，以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國立政治大學民族所、淡江大學兼任教授，並協助「國史館」編修清史。

主要著作有《京師大學堂》、《清代史料論述》、《清代天地會源流考》、《故宮檔案述要》、《清史拾遺》、《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清代奏摺制度》、《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清史隨筆》、《清世宗與賦役制度的改革》等。



莫高窟碣墨拓本

圖版：莫高窟碣墨拓本

